春的森林

波鲁纳雷夫有时候会和乔瑟夫说一些荤话，两个银白色的脑袋凑到一起，发出诡异的低笑声，当花京院或者承太郎靠近询问他们在聊些什么时，这两个人又会摆出大人的样子，像驱赶旅途上那些窥窃他们干粮的鸟一样挥手把年轻人赶开，训诫道：

“大人说话小孩别偷听！”

乔瑟夫和波鲁纳雷夫勉强维持住了不在未成年人面前讲荤段子的底线，但他们不知道当大人们一边玩着纸牌一边谈论南亚女性头巾下深邃的双眸和饱满的嘴唇时，两个孩子正赤身裸体地在旅店的床上做爱。

他们最开始只是男孩子间的“互帮互助”，但聪明的小孩总能很快摸索出获得更多愉悦的方法。没有人教他们，年轻的身体和紧张的旅途让他们自己学会了怎么贴近自己同样青涩的情人，去品尝单纯的、肉欲的快乐，在交媾时放空脑袋，把自己物化成一条舌头、一块皮肤亦或者是一根阴茎。他们关上房门，在不足二十平米的乐园里回归原初的人类，化身尚未被驱逐出伊甸的亚当和夏娃，摘下独属于大人的果实，隐秘地深咬一口。

他们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了旅途之后，即使回到日本后鲜有二人独处的时间也没能把他们切断——如果荷莉夫人知道承太郎在旅途中就和自己的好友保持着性关系而且背着大人们和他在家或者学校里做爱大概会大吃一惊。但他们早熟、狡黠并且食髓知味，所以在回国不久后，承太郎十八岁生日的那一天，花京院在空条宅留宿了一夜，他们偷偷从冰箱里拿走了剩下的蛋糕，紧闭房门，刚刚迈入十八岁的承太郎把尚且冰凉的奶油扣到了十七岁的花京院裸露的胸膛和肚子上。

承太郎捻着樱桃梗把蛋糕上的一枚樱桃塞进他的嘴唇，卡在坚硬的牙齿之间。荷莉夫人已经睡下了，乔瑟夫住的客房离承太郎的房间很近，承太郎在他下颌上咬了一口，从盛着奶油的锁骨开始吻，告诉他，别叫出声，别把樱桃咬破。

奶油顺着他的肚子往下滑，仿佛是一条甜蜜的鳞片蓬松的蛇，滑进他张开的双腿间和低垂的阴茎上。承太郎温热的唇舌停留在他的胸口，花京院感到自己正在逐渐勃起，支持着身体的手有些发抖。他慢慢卸力，仰躺到榻榻米上，伸出手抚过承太郎蹭上了奶油的鼻尖，手指梳进混血儿拳曲的短发中，那颗樱桃还悬在他的齿间，花京院愈渐沉重的喘息鸟一样在封闭的屋内盘旋。

但承太郎毫无征兆地含住了他的性器，红发的男孩一下从榻榻米上弹了起来，那只鸟突然挨了一枪，在喉咙里陡然变成一声压抑的呻吟。他的牙齿深深刺入那枚樱桃，果实甘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里炸开，几乎让他呛了一口，丰沛的汁液从嘴角一路滴到胸膛上。花京院紧咬着樱桃的核，颤抖着在承太郎嘴里高潮了。

他那只比自己年长一点的恋人在他失神时吻上来，从他嘴唇间分走樱桃另一半果肉，花京院在他嘴里尝到了樱桃、鲜奶油还有自己精液的味道。

那天晚上承太郎和花京院都睡得不太好——承太郎不爱吃甜食，无论是西洋点心还是和果子都不怎么吃，但他在花京院身上吃下了参杂着精液的小半个蛋糕的奶油，沉浸在情欲中时还没什么感觉，就寝时才觉得齁得够呛，躺在被褥上怎么也睡不着，只好爬起来泡茶解腻。花京院在另一张被褥上睡得安稳，承太郎喝着茶注视着起伏的被子，突然觉得有些不平，他把茶杯放在一旁，钻进了花京院的被窝。

乔斯达家的男孩体重有82kg，高代谢率让他无论春夏秋冬都像个行走的暖炉，塞进荷莉夫人特意准备的厚被褥中让还在睡梦中的花京院热得流汗。汗水腻在身上黏糊糊的，仿佛是奶油没有洗干净，上面还黏着一截舌头。

第二天荷莉夫人疑惑地发现两个孩子都顶着黑眼圈，花京院有些抱歉地解释是他们两个一不小心就玩到太晚了——他们总是这么说，在睡眠不足时说是玩到太晚，在独处一室时说是学习功课。他们把课本摊在被炉上，在听见荷莉夫人逐渐远去的声音后花京院翻身骑到承太郎身上，法皇的触手从承太郎的裤脚里盘旋着爬上来，像某种藤蔓一样攀附着他的身躯生长，有几条划过下腹，绞上了他的性器。

承太郎啧了一声，带着些许警告意味地喊了花京院的名字——他远说不上脾气好，但他红发的恋人总有一种有持无恐的自信——花京院踢掉自己的长裤，温暖的皮肤压上来，他俯下身送上自己的嘴唇，冰凉的手和法皇的触手一起探进承太郎的上衣里。

如果花京院嘴里有两枚毒牙承太郎也不会感到奇怪。法皇正在房间里展开一个小小的结界，那些交错纷杂的触手仿佛是一张网，而中央的花京院敛着两枚毒牙，这个温存的捕食者正用自己的丝线把猎物缠起来，将毒液藏在一枚吻之后，随时准备给他执行注射死刑。法皇的触手爬上承太郎的脸，遮蔽了他的视线，花京院尖尖的犬齿抵上了混血儿饱满的嘴唇。

被剥夺视觉的感觉太过微妙，白金之星的手臂从承太郎身旁浮现，向前拽住了罪魁祸首。他身上的花京院突然颤栗了一下，承太郎听见一声参杂着痛苦的呜咽，遮蔽他双眼的触手正在退去，转而缠上了白金之星的手臂——白金之星的手探进了散开的法皇空洞的内部，还拽着一条正在抽离的触手。

他们对彼此的替身都再了解不过，法皇是由绳状触手构成的中空人形，但承太郎还从未思考过触摸法皇的内面会给作为本体的花京院造成什么样的反馈。

他的手按上了花京院的腹部，白金之星的手也随之张开，触上法皇的内面。花京院现在像个被撬开的蚌壳，内里柔软的、毫无防备的肉完全暴露在承太郎眼下，他感到替身没有温度的手指压在肚子里，从皮肉下传来触感，仿佛是在抚摸他的脏器。那只手沿着脊柱往上攀升，穿过拥挤的粉色的肠子、柔软的滑溜溜的胃、坚硬的排列整齐的肋骨还有红珊瑚般的肺叶，最终停在了心脏的位置。

承太郎的手比他大，大概长出一个指节，骨节分明，张开时能清晰地看见手背上凸起的血管。那只手现在按在他的胸口上，但花京院感觉它正握着自己心脏。人类的心脏只有一颗桃子那么大，抽干血后是带着一点透明的白，像一颗畸形的去皮荔枝。如果是承太郎的手的话大概能把自己的心脏完全握住，手指带着一种残酷的坚决逐渐收紧，他的心脏在承太郎的掌心里越跳越快，仿佛里面缝了一只惊恐的仔兔。

大概是因为心脏输送来来血液，花京院在这种非常态的爱抚下难以抑制地硬了起来，他并拢双腿夹住承太郎结实的大腿，鼓胀的性器在深色的裤子上留下一道不易察觉的水迹。一种生理性的反胃感从腹腔升腾，花京院抬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把承太郎的吻隔绝在了手背上——他并不想在接吻时尝到呕吐物的味道。

承太郎皱了皱眉，抗议一般啄咬着花京院手背薄薄的皮肤，但在他执拗地吻上恋人的嘴唇之前，荷莉夫人的声音突然在门外响了起来：

“承太郎，妈妈给你们泡了热茶！”

两个孩子几乎是一瞬间离开了对方，承太郎甚至下意识地暂停了时间，他飞快地把自己的皮带、花京院褪下的长裤还有赤裸的双腿藏到被炉下，荷莉夫人开门进来时两个孩子正握着笔抬头看向她，她欣慰地放下了热茶，而两个孩子的脚踝还在被炉下合着乱糟糟的皮带与裤子纠缠在一起——花京院光裸的双足无处安放地踩在了承太郎的脚背上。

荷莉夫人没有立马注意到自己儿子领口下的勒痕，那道繁复的痕迹属于法皇，承太郎把它藏在衣服下，带着这个颇有情色意味的痕迹上了好几天的学。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他们肆无忌惮的情欲蔓延到学校的一个引子。

承太郎比花京院高一级，三年级的体育课并不和二年级一起上，花京院时常能从教室的窗口看见操场上的承太郎，他看见承太郎撩起上衣的下摆擦去汗水，他看见在承太郎腹部零星几条伤疤间法皇那条已经不起眼的勒痕。

他好像突然变得很渴，一种难言的饥饿感从很深的地方浮起来，像是喉管里梗了一团头发，难以忍受。花京院转头不再看窗户，一只手托着腮，小指压在嘴唇上。老师讲课的声音和摊开的课本上黑色的字都开始模糊，仿佛是被热度融化了，变得柔软又黏腻。江户、岛原、幕府、承太郎滚烫的皮肤，红发的优等生放纵地在课堂上浸入猥亵的幻想里，在脑海里含住承太郎的阴茎，用舌头描摹凸起的血管，回忆着口腔被恋人的阴茎塞满到想要干呕的感觉和精液咸腥的味道，暗自地兴奋起来。法皇的一条触手悄悄延伸出去，勾住了操场上的承太郎的小指。

他们锁住了一个不常用的更衣室的门，承太郎在流汗，身上烫得吓人，仿佛正在融化，又仿佛是地上的太阳。花京院的手环在他身后，按在两块喘息时扇动的蝴蝶骨上，他举起花京院的双腿把拥抱着自己的恋人抵在学校铁质的衣柜上，在撞击时柜门雷鸣一样闷响，盖过了狭窄室内交合的水声与两个年轻人低哑的呻吟。

在那之后他们时常在学校里做爱，在午后的天台、反锁的卫生间和无人的保健室紧闭的床帘之间，那些隐秘的角落里到处都是年轻人急促的、无法抑制的情欲。保健室的床对承太郎来说太小了，他躺下去要蜷起一双长腿抱住花京院，仿佛是列侬抱住洋子。花京院侧过头看他时他闭着眼睛——他总是这样，闭着眼睛或者拉下帽子盖住脸假寐，花京院总觉得他是一只倦怠的睡不够的大猫。花京院翻过身，手指梳进承太郎拳曲的黑发里，承太郎睁开一只眼看他，他干脆挪个位置压在承太郎的胸膛上，在紧贴的滚烫的皮肤下是承太郎的心脏，因为刚刚做过而跳得比平时快一点。花京院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像是感叹一般说：“天呐，我爱你。”

但这种偷情一般的交合不久之后就被抓了个正着，教导主任拍开空教室门时，承太郎刚刚把性器从花京院身体里抽出来。这个严肃的中年男人的视线在承太郎和花京院之间巡游了几个来回，那张板着的脸变得煞白又逐渐发红，最后仓皇地拉上门离开了。

他的表情堪称精彩，承太郎在夜晚回忆起这件事时也回忆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画集，大概是鲁本斯的，其中一张画的是与神父交合的修女，神父半隐在黑暗中而修女背着身踩在教堂的铁栏上，从黑袍里伸出两条白色的像是支撑教堂的大理石柱般的腿，她头巾下的面颊如嫣红的玫瑰一样盛开，吐露出一种淫靡的亵渎感。

承太郎回忆起空教室里的他和花京院，离校的学生把桌椅放成整齐的几条线，但因为他和花京院在其中一张课桌上做了，在插入时课桌摩擦过地面发出有些刺耳的金属声，偏离了那些整齐的线条。花京院俯在那张课桌上，规整的学生服被拉到肩下，露出一块发红的脊背，他踢掉了一只鞋，因为被自己握着腰，穿着白袜的脚只有足尖蹬在地上，在自己抽出性器时精液从他身体里流出来，沿着裸露的大腿往下流，一直滴到堆在脚踝边的长裤上。那位教导主任大概是被这偏离的一张课桌的亵渎感击倒了，在面对这两个大胆的学生时只能仓皇而逃。

事后教导主任绕过承太郎找了好几次花京院，在承太郎问起时花京院有些好笑地回答他，教导主任认为他是被JOJO霸凌了，或许对于他来说校霸欺凌转校生这件事比两个男孩在校舍里偷情要好接受得多。

但这种误会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在不久之后他又目睹了转校生把JOJO拽进天台的阴影里，动作娴熟地解开了JOJO的两条皮带，把他的阴茎含进去。

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管过这两个男孩。